

红军英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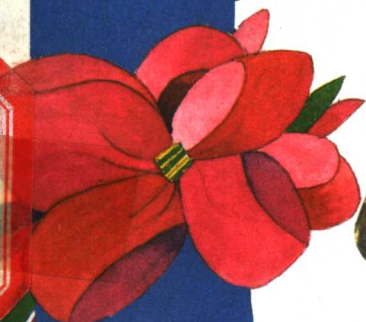
YXGS

革命英雄故事

浙江
少年儿童
出版社



本社 编



革命英雄故事

红军
英雄故事
GEMINGYINGXIONG HONGJUN GUSHI

本社 编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封面设计：陶文杰

插图：刘健等

责任编辑：刘力行

红军英雄故事

本社编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125 插页2 字数132 000 印数1—30 000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42-0587-5/I·116(儿) 定价：1.82 元

目 录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1
——夏明翰的故事	
女中豪杰	22
——向警予的故事	
海陆丰怒潮	45
——彭湃的故事	
右江风暴	65
——韦拔群的故事	
丹心一片付工农	87
——刘志丹的故事	
赣水红星	105
——黄公略的故事	
文武兼备 智勇双全	116
——周逸群的故事	
革命母亲	127
——陶承的故事	

甘愿为党献头颅	147
——郭亮的故事	
舍身跳崖	168
——李发姑的故事	
陕北第一个女红军	177
——任志贞的故事	
巧打“乌龟壳”	185
——胡兴的故事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夏明翰的故事

秀丽的湘江流过古老的衡阳城，把全城分为东西两岸。

1920年的一个夏夜，江东岸一座名叫“夏府”的公馆，八字槽门上方挂着“朋酒称觞”的横匾，两扇黑铁包皮的大门死死地关闭着，槽门左右两侧蹲踞着两尊威风凛凛的石狮，向人们宣示着这座府第的显赫。

突然，夏府院内人声喧嚷，一片混乱，打破了这夜深的寂静。只见从后院里跳出一个人来，举起手中的板斧，对准长在墙边的一株绿荫如盖的桂树噼噼啪啪猛砍一阵。又冲向大门，举起斧子向那块黑地金字的横匾猛掷过去，正好砸在那个“称”字上。然后，他一甩手，沿着围墙边的石板大路，头也不回地走了。

此人是谁？他就是那首气吞山河、脍炙人口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作者夏明翰。可是，夏明翰为什么要砍桂树，砸匾额，离开这个家呢？

夏明翰的祖父是个前清遗老，曾当过户部主事。夏明翰6岁时，夏老太爷就要他正式上私塾读书。从此，夏明翰天

天念“子曰”，却并不知道“子曰”是什么意思，像小和尚跟着大和尚念经一样。先生管教很严，第一天教的，第二天就要背，背不出就要用竹篾片打手掌，有时还要打屁股、罚跪。夏明翰尽管很聪明，记性也不错，先生教一段，他就能背一段，可是对这“子曰”还是没有什么兴趣。

一天，夏明翰问祖父：“爷爷，你要我读的书，怎么有这么多‘子曰’？”

夏老太爷一本正经地说：“蠢东西，这也不懂吗？‘子’，就是孔夫子，姓孔，名丘，夫子是学生们对他的尊称。‘曰’，就是说。这书上的话都是孔夫子说的。”

“为什么要读他的话？”

“你长大了要想有出息，能做官，就要读他的书，‘循四书之规，蹈五经之矩’，一句话照他说的去做人。”

夏明翰不以为然地说：“越读越没味，读着想打瞌睡。”

夏老太爷想了想，诱导他说：“那不行，你想像爷爷一样，头戴红顶子帽吗？”

夏明翰回答说：“想。红顶子好看。”

夏老太爷高兴地说：“想，就要发愤读书。”但他不知道，夏明翰要红顶子，是想拿来打弹子，作玩具。

夏明翰的父母却和祖父不一样，不赞成儿女只读那几部“四书五经”。他的父亲夏绍范是个有新思想的地方官员，曾被朝廷派赴日本考察政务，目睹过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繁荣景象，向往以民主、科学来振兴中华。但他公务繁忙，很少在家，教育孩子的任务便落到了母亲陈云凤身上。陈云凤出身世代书香门第，她性情温良，能文善诗，著有诗文集各

一卷。她常常给夏明翰讲故事，唱童谣，读诗词，谈历史，有时还在家里举行诗会。

有一天，夏明翰听母亲坐在窗台边的靠椅上读诗，音调抑扬顿挫，好听极了，便好奇地问道：“这是谁的诗？”

母亲说：“这是屈原的诗《桔颂》。”

夏明翰又问：“屈原是什么人呢？”

母亲放下诗集，让夏明翰靠在自己膝前，说：“在两千年以前，湖南、湖北这一片地方叫楚国，屈原是楚国一位有才能的大臣，他为国为民提出了很多好主张。由于奸臣的诬陷，楚怀王不但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反而把他放逐到归县，就是你出生的那个地方。他沿长江而下，过洞庭湖，涉湘江水，怀着忧国忧民的心情，一路上写了许多不朽的诗篇。最后因为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就在汨罗江投水死了。”

夏明翰越听越入神，眼里流出了泪水。他拉着母亲的手说：“你教我读屈原的诗吧！”

母亲一天给他讲一点，慢慢地讲完了屈原的《桔颂》、《离骚》，夏明翰全背下来了。后来，母亲又给他讲了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以及唐诗宋词的一些名篇，就这样，夏明翰从小就潜移默化地受到了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历史上的那些爱国志士、民族英雄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夏明翰从衡阳石鼓高等小学堂毕业后考入了省立第三甲科工业学校。这所学校，是在辛亥革命前后“废科举、兴学堂”的呼声中创办和发展起来的。夏明翰怀着“工业救国”的理想来到这里，因此学习非常努力。这时，夏明翰的父亲

已经因病逝世，家中的一切仍由祖父主持。夏明翰很少回家，过着紧张而又严格的学校生活。

有一天，弟弟夏明震跑到学校来告诉他，吴佩孚到家中来了。夏明翰一听，心想这家伙来干什么？就和弟弟一起急急地赶回家中去。夏明翰很清楚吴佩孚的底细，这个人是北洋军阀的大将，他的部队经过长沙，攻占衡阳，到处奸淫掳掠，杀人放火。

一路上，弟弟把吴佩孚来夏府拜访的经过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遍。夏明翰听了愤怒至极。回到家里，见到厅堂壁上挂着吴佩孚书写的条幅，一把扯了下来，撕成碎片。

夏老太爷赶进厅堂来，气得浑身发抖：“你……你疯了！你……为什么要撕毁条幅？”

夏明翰愤愤地说：“因为它不配挂在墙上。”

“胡说！你如此胆大妄为，也不想想这是谁写的字？”

“知道。不就是臭名远扬、万人切齿的军阀吴佩孚吗？”

“畜牲！原以为你聪明出众，谁知你愚蠢得出奇！”夏老太爷暴跳如雷。

“不对！把豺狼当作贵宾，把歪字当作珍宝，这才是愚蠢！”夏明翰针锋相对地反驳。

“住口！你撕毁的不只是条幅，你撕了我夏家的体面！”

“我不要这样的体面！”

“放屁，你还毁了吴将军的声誉！”

“什么声誉？”夏明翰激动地大声说道，“吴佩孚骄横残暴，衡阳街头，刻着他欠下的笔笔血债；湘江两岸，留下

了他野兽般的足迹，这就是他的声誉！”

“混蛋，你是十足的小混蛋！天呀，我夏家为何出了你这等不孝子孙，我为何会有这样的报应啊！”夏老太爷气得晕倒在太师椅里。

“报应，报应还在后头呢！”夏明翰大声说道，扭头走出了厅堂。

五四运动中，衡阳成立了湘南学生联合会，夏明翰被推选为总干事。

连日来，夏明翰带领学生、店员和工人组成的小分队，敲锣打鼓，到大街小巷去进行反帝爱国宣传。他们把“毋忘国耻，抵制日货”的标语贴到各家各户，还组织各种爱国团体，如抵制日货会、国货维持会等，惩办不法奸商。

一天，夏明翰正在街头演讲，一个青年匆匆赶来告诉他，说根据市民和商界代表的检举揭发，南门口太和祥商行的张老板刚从码头把一批日货偷运进店，湘南学联派人去向张老板查问，要他交出日货，可张老板非但不交，又买通警察把学联派去的人赶了出来，还说没有吴佩孚的命令，谁也别想动他一根毫毛。

夏明翰一听火冒三丈。他知道这个张老板，是个唯利是图的家伙，铺子里卖的几乎全是日本货，还任意抬高市价，操纵市场，不少经销国货的中、小商店被他挤垮了。夏明翰立即决定，要那个青年去通知各校的学生，自己去通知工人和店员代表，下午两点钟在南门口集合。

当天下午，各校的爱国学生和各界代表共300多人，由夏明翰领头，涌向太和祥商行。

张老板和他的三姨太正靠在烟榻上抽鸦片，忽然听见锣鼓口号喧天，朝窗外一看，见来了那么多人，不由得紧张起来，情急之中，看到了屋里的红漆大柜，就一头钻了进去。

不一会儿，夏明翰带着一个工人进了屋，对坐在椅子上的三姨太厉声问道：“你老板呢？”

张老板的三姨太吞吞吐吐地说：“没……没回来。”

夏明翰看见烟榻上放着的烟枪，顺手摸了摸，烟锅还是热的，又走近那个红漆大柜，隐隐听到有轻微的呼吸声，便断定这里面有鬼，悄悄和那个工人交换了一下眼色。

三姨太见夏明翰注意到了红漆大柜，慌张地说：“你们有事，明天再来找他吧。”

那个工人把桌子一拍，喝道：“不行，今天非要见到他不可！”

三姨太战战兢兢地说：“他今天不会回店来，怎么办呢？”

“不会回店？”夏明翰走到红漆大柜前面，敲了敲柜门，问道：“这柜里是什么东西？大概是一柜子日货吧？”

三姨太这时紧张极了，连忙应付着说：“是，是日货。”她以为只要承认是日货，就不会搜查柜子了。谁知夏明翰一听，便向外面高声喊道：“同学们，工友们，张老板不在家，我们先把这柜子日货抬去烧了！”

十几个学生闻声拥了进来。柜子刚一移动，那张老板就在里面杀猪似的叫了起来：“我不是日货，我不是日货，我是张老板！饶命，饶命！烧不得呀，千万烧不得呀！”这时，三姨太慌忙拿着钥匙来打开了柜门，里面钻出来一个光秃秃的脑袋，呼哧呼哧地喘着气。

夏明翰厉声喝道：“马上将日货统统交出来，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

张老板垂着头，苦苦地哀求着，再也看不到平时那副盛气凌人的样子。这时，学生、店员、工人早已拥进货房，把各种日货统统清理出来，堆在太子码头的空坪上，只等夏明翰来点火焚烧。夏明翰派人找来一盒火柴，接过一看，又是东洋商标的，他气愤地把火柴往日货堆里一丢，到附近一家茶店里借来老人吸烟用的纸媒子，吹了一口气，把日货点燃了。

顿时，烈焰冲天，火光把街市都映红了。

1923年6月的一天中午，长沙湘江东岸的两湖码头、大金码头和日清公司门前，被蜂拥而至的工人、学生和市民群众挤得水泄不通。他们摇动着花绿纸旗，呼喊口号，情绪激昂。墙上贴满了墨汁未干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字样的标语；许多戴着袖标的工人纠察队员，不时盘问来往行人，维持秩序。

原来，1923年3月27日，是日本租借我国旅大港期满的日子，借期已过可日本拒绝归还旅大港。郭亮、夏明翰等发起组织了“湖南外交后援会”，领导长沙人民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要求政府采取坚决措施，收回旅大港。5月31日，日本商船“武陵号”开到长沙，“外交后援会”要求上船检查，收缴日货，竟遭到停泊在长沙港的日本兵舰的镇压，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

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激怒了长沙人，在“外交后援会”的领导下，一场对日本实行全面经济绝交的运动掀起了：不

坐日本船，不买日本货，不为日本人服务，不卖给日本人油、盐、米、煤及一切食物和用品，不往日本银行里存钱，不与日本汇兑，不登日本广告，把日本人在长沙开的工厂全部交由国货维持会代管，也不准日本人上岸……这样搞了几天，日本人就慌了，他们跑到日本领事馆大哭大闹，赖在那里不走，日本领事就找省长赵恒惕交涉。

赵恒惕很怕得罪日本人，马上准备了一批食物，打算亲自送到日本兵舰上去。可大街小巷全是纠察队员，一旦被抓住就不好办了。于是，他命令一批军警化装成脚夫的模样，由一个亲信营长带队，偷偷把食物送去，还写了封亲笔信，要那个营长带去交给日本人。

赵恒惕没想到，他的运输队走出后院不过200米，就被夏明翰率领的纠察队抓住了，押解到外交后援会。那个营长知道已无法隐瞒，就把事情全部交待了出来。

夏明翰找郭亮商量，决定将计就计，选了一批精干的纠察队员，扮作赵恒惕的运输队，向着大金码头走去。

站在甲板上的日本水兵看到一队脚夫走向军舰，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夏明翰答道：“我们是赵省长派来送食品的。”

日本人高兴极了，忙把这支运输队迎上军舰。一个军官看过挑来的纸板箱、麻袋、箩筐，连声说：“赵省长良心大大的好！”

夏明翰对他说：“赵省长派我代为致意。还叮嘱我转告，在我们离开军舰之前，这些东西暂时不宜打开，恐怕……”

日本军官说：“这个我的明白，打开了，老百姓看见

的，对我们大大的不好。等你们回去，我们抬到船舱里，再打开的干活。”

夏明翰忍住笑，认真地说：“好的，好的，等下打开，再大大的米西，米西！”

夏明翰他们刚离开军舰，日本人就迫不及待地把这些纸板箱、麻袋、箩筐抬到船舱里。谁知打开一看，里面全是泥巴、草根、石块，外加一条条“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的标语。

这一下，那些日本人目瞪口呆，全瘫倒在甲板上。

1921年冬，夏明翰加入了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到1927年，他已经是湖南省委的成员，担任了省农民协会的负责人。

这天，湖南省委正在举行一个重要会议，专门讨论农民协会和农民运动的问题。会议开得很热烈，各种不同意见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坐在夏明翰对面的一个胖子大声嚷着：“我省农民运动，实在来势太凶、太猛，鸡犬不宁，全搞糟了！当然，我不是说农会不要办，不办是不符合党的政策的。但是，现在农会的举动未免太过分了！太过分了！”这个人姓薛，是省委宣传部部长，他在农村有不少地主亲戚、劣绅朋友。

他刚说完，夏明翰嚙地站了起来，激愤地说：“什么过分！到底哪一点过分了？须知农民的举动都是土豪劣绅逼出来的。这些土豪劣绅，凭借权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称王称霸，干的坏事还少吗？现在农民只是把他们从自己的肩膀上推了下来，把他们从轿子里拖了出来，这就算过分了

吗？给他们戴戴高帽子，游游乡，就算过分了吗？”

坐在窗户边的郭亮这时插话说：“说得对，这样的行动，还只是农民革命的开始。”

一下子会场像炸开了锅，你一句，我一言，多数人都反对薛部长的看法。这个薛部长摸出手绢，擦了擦光秃秃的脑门上渗出的汗珠，阴阳怪气地反问道：“如果这还不算过分，那么，依明翰同志所见，还要怎么办呢？”

夏明翰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主张对农民的革命行动不但要支持，还要把他们武装起来，更坚决地、普遍地武装起来。”前一段湖南农民运动中许多血的教训，使夏明翰懂得了一个真理：农民必须武装起来。

薛部长惊疑地问：“什么？还要武装？我们的总书记陈独秀同志的话你忘了？这会得罪国民党的呀！”

夏明翰没理他这一套，说：“我相信毛泽东同志讲的道理，没有武装，就不能巩固农会的权力；没有武装，就不能保证我们的胜利。”

薛部长拿着烟斗在桌上敲着，轻蔑地说：“大话谁不会说。哼，搞武装，一无钢铁厂，二无兵工厂，难道用嘴巴去武装？”

“用梭镖去武装。”

“哈哈……”薛部长一阵怪笑，讽刺地说，“好啊，夏明翰，看来你是个梭镖主义者！”说完，他环顾四周，为自己想出的这个名词感到十分得意。

夏明翰理直气壮地说：“梭镖主义怎么样？我看梭镖主义就是好！过去农民用梭镖配合革命军打垮了北洋军阀；如今农民又用梭镖击败了封建地主的反动武装。相反，要是农

民连梭镖这样的武装也没掌握在手，那里的土豪恶霸就会更加猖狂。这铁的事实，在坐的恐怕只有薛部长睁眼未见，充耳不闻吧！”

大家都笑了起来，因为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薛部长脸上的肌肉抽搐着，气得说不出话来：“你，你……”

“我怎么啦？”夏明翰接着说，“我认为梭镖队是当前农民武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应该刻不容缓地让这种武装力量发展壮大，绝不应该轻视它，更不应该害怕它。薛部长嘲笑我是梭镖主义者，我感到非常荣幸！我想，今日有了梭镖，才能赢得明天的大炮！”

夏明翰的看法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人的赞成，会议作出了相应的决议。于是，各县的农民梭镖队迅速发展壮大，到处响起了“梭镖亮堂堂”的歌声：

梭镖亮堂堂，

农民齐武装。

砸碎旧世界，

人民得解放！

“梭镖主义者”也从此成了夏明翰的代号，许多人和夏明翰开玩笑时常常喜欢这么称呼他。

1927年，由于国民党右派的叛变和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短短几个月里，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

党的“八七”紧急会议以后，毛泽东受党中央的委派，回湖南组织秋收暴动。夏明翰也跟随毛泽东一起回到湖南，担任了改组后的新省委的委员。

当时的长沙正处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到处在抓人，到处在杀人。夏明翰却毫无惧色，他和其他委员一起日夜奔波，恢复党的地下组织，筹集枪支弹药，为组织秋收起义紧张地工作着。

这一年的秋天特别热，骄阳如火。一天中午，夏明翰化装成大商人的模样，到平江县去办一件事。他戴一副金丝眼镜，穿一件崭新的乳白色绸绸长衫，显得很阔气。妻子郑家钧穿得也很华丽，贴身花旗袍，高跟黄皮鞋。两人各乘一顶凉轿。交通员小李手提公文包，撑着洋布伞，在后面随行。

走了一阵，来到一个三岔路口，他们停下来休息。只见不远处的断墙上贴着一张布告，便走过去看，上面写着：今查夏匪明翰，籍贯湖南衡阳。年龄二十六七，身材瘦瘦长长。如有捉拿归案，赏银两千大洋……

夏明翰大笑起来：“哈哈，承蒋介石、何键看得起，我的头这么值钱啊！”

小李说：“长沙满城都贴了，谁捉了毛泽东，赏3000元，捉了李维汉、郭亮、你，都赏2000元，连报信的都赏500元。”

夏明翰听了，显得很严肃地说：“是的，我们革命者的头是值钱的，但是蒋介石、何键的头就卖不起价。因为他们的头都是狗头，是没有人要的，他们是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正议论着，小李发现前面来了两个人，看样子有些像便衣特务。夏明翰不慌不忙，叫妻子和小李在一旁把公文包拉开，似乎是在拿什么东西，自己则取下眼镜放进内衣口袋，泰然自若地站在那里看断墙上的布告。